

[英] 克雷斯丁·蒙格拉 著

李海俊 姚喜明 译

THE FIREWALKERS

渡火人



克雷斯丁·蒙格拉印度风情小说系列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918636

I561.45

M563

人火渡

W A L K E R S

〔英〕克雷斯丁·蒙格拉 著
李海俊 姚喜明 译



791863

河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克雷斯丁·蒙格拉本人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渡火人/(英)蒙格拉(Mangala, C.)著;李海俊,姚喜明
译.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0(2002.1重印)
(克雷斯丁·蒙格拉印度风情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The Firewalkers
ISBN 7-215-04955-8

I. 渡… II. ①蒙…②李…③姚… III. 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96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91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215-04955-8/I·673 定价:14.00 元

译者序

翻开《渡火人》，你便会置身于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和女主人公一道，经历犹豫、彷徨、沉思、梦魇，并最终获得新生。这部小说还向读者展示了印度带有神秘色彩的传统宗教文化，描绘了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和。

本书的作者——印度裔剑桥大学教授、女作家蒙格拉博士出生于南印度泰米尔纳德的丹兆地区一个婆罗门家庭。1968年成为第一位获尼赫鲁纪念信托奖学金的女性，前往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并以《詹姆士一世时期戏剧中的恶之问题》一文获博士学位。克雷斯丁·蒙格拉多年生活在西方：先居于英国（与一位剑桥大学教师结婚并生有四个子女），后居于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

《渡火人》中的女主人公雅帕娜出身于印度一座小镇上的婆罗门家庭，从小受到传统文化宗教教育的影响。她擅长舞蹈，远近闻名，但在父母的操办下，和一位毫无感情的男人结了婚，她的舞蹈之梦在不幸的婚姻中被彻底断送了。婚后刚过了一个月，她便成了寡妇，回到娘家和有着虔诚宗教情结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渐渐地在传统的宗教习俗中变

得麻木。在为表妹操办婚礼的过程中,由于她特殊的身份,许多场合她都不能抛头露面,就这样她还不时地受到其他女人的诋毁。她陷入了深深的罪恶感的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

小镇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出身名门的税务官罗哈维。他一表人才,才华横溢,前途无量,连城市里的姑娘也对他趋之若鹜,但他却不为所动。在和雅帕娜几次短短的会面后,他被雅帕娜特有的气质和美丽深深地打动了。他发现在雅帕娜淡雅的素妆下隐藏的是一颗纯洁、善良的心。在传统观念看来,他的爱是离经叛道之举,雅帕娜也根本不敢接受。但她那尘封已久的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舞蹈的挚爱被唤醒了。她生活在重重矛盾之中,简直要被两个世界扯成两半。雅帕娜想到了渡火,或许只有在熊熊的炭火中走过,她才能获得重生。一天,她看到了渡火的场面。几个被负罪感压得抬不起头的人为了洁净自己的罪恶,为了证明自己是洁净的,从通红的火炭上赤脚走过,有的人似乎毫发未损,有的人则被当场烧伤。经历了渡火而没有受伤的人,心灵得到了净化。但后来她才发现,当场没有受伤的鞋匠慕尼亚实际上伤得更重。于是,雅帕娜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在一年一度的学校典礼上,雅帕娜的几个学生将要表演“伽摩之舞”,但不巧的是,扮演帕瓦提的拉尼病了。在神甫的反复开导之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雅帕娜决定亲自饰演帕瓦提,她终于又登上了久别的舞台。生命的活力在奔涌,压抑的感情喷薄而出,她用优美的舞姿把她对生活的阐释表现得淋漓尽致。台下的观众被她优美的舞姿深深地折服了,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她父亲得知后,对她这有

违礼教的举动深感失望。由此,父女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裂痕。其实,她的父亲何尝不理解女儿的心思,但在世俗的重压之下,他找不到解脱的途径。于是,他踏上了朝圣之路,并决意脱离尘世,做一个修行者,在幽深的庙宇中度过余生。雅帕娜得知这一消息后,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精神崩溃,神志不清。在罗哈维悉心的关照和引导下,雅帕娜才挣脱了传统的枷锁,获得了新生。

从噩梦中醒来,雅帕娜终于恢复了对生活的勇气,变得更加坚强,她走完了心灵的渡火之旅。在神甫的要求下,她答应给神甫编一部舞剧,把耶稣基督的形象用印度传统的舞蹈展现在舞台上。经过这番生活和精神上的磨难,雅帕娜成熟了。

在小说的结尾,雅帕娜和罗哈维一道,手提灯笼,汇入了庆祝光明节的人流。

这部小说以雅帕娜曲折的爱情经历为主线,以基督教和印度教的冲突为辅线,向读者展示了印度带有神秘色彩的传统宗教文化,描绘了情感与世俗、传统与现实、东方宗教与西方基督教等的冲突与调和。由于亲身经历了两种文化,目睹了世界上的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作者对东西方文化的隔阂有着深切的感受。作者渴望人们能相互理解、和睦相处。在结尾处,雅帕娜用传统的印度舞蹈塑造耶稣这一形象的举动可以说是体现了作者对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之间达到调和的良好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

二会议)^①的主题相应和。

“不经极痛，哪得至欢。”这是亘古不变的至理名言。在生活中磨炼，在痛苦中成长，可以说，我们都是渡火人。

作者的写作手法细腻，技巧纯熟，尤其是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描绘，简直让人陶醉。对人物的刻画，极为传神，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内心活动都惟妙惟肖，反映了作者良好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学功底。

在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来自美国的 Hap Bryant 博士曾帮助解决了许多语言方面的问题，本书责任编辑刘玉军老师订正了许多文字和印度文化方面的讹误之处，在此译者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加之本书涉及到较多的有关印度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内容，译文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2001 年 2 月 26 日

①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教皇保六世提出礼仪改革，并对天主教在过去的 2000 年里一贯敌视的其他宗教给予了积极评价，对天主教过去的行为进行了反省，承认其他宗教也有真理之光，也是通往救赎的道路。罗马教会的这种破天荒的自我谴责态度和开放立场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欢迎，也得到其他基督教会和其他宗教的谅解和响应。罗马迅速成为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宗教间友好对话以及宗教领袖会见的新中心。

第一章

噎——噎。噎——噎。

放在花岗岩石板上的拍拍达^①团子受到击打的声音接连不断地传出。

“好了！该把它拉长了！”听了拉科希米雅玛的吩咐，拉库抓起黄澄澄、油浸浸的面团把它拉成一条长绳，绕起来又放进去，继续用悬在上面的槌子击打。

“快点儿，乖女儿！照这速度，一辈子也做不了几个呀。”拉科希米雅玛有点生气。她光光的胳膊举得高高的，手里抓着锤子，肌肉绷得紧紧的，青筋暴露，像个跃跃欲试的拳击手，紧盯着面团。拉库抓起光闪闪、滑溜溜的面团把它送进下落的锤子下。稍有闪失，她的手指和那纤细的手腕儿就会被击得粉碎。然而拉库全然不顾一切地干着。

拉科希米雅玛的洋闺女玛丽妮姨妈已经回到家乡了。虽说是洋闺女，但她一点儿也不讨拉科希米雅玛的喜欢。

^① 一种用面粉加咖喱等香料制成的印度食品，可在炭火上烤或用油煎，常用于重大的家庭宴会。

玛丽妮姨妈四十七八岁，满身的绫罗绸缎，镶着宽宽的金边儿，那堆满肉的脖子从一圈圈儿的金链子中挣脱出来，扭来扭去，项链上的红宝石闪闪发光；那一副缀着七颗钻石的耳坠儿也亮得耀眼。所有这些，无不处处透出外国阔太太的富足。咱是美国人，可不是迪拜人。玛丽妮洋里洋气、衣衫不整（不过今日却裹着莎丽）的女儿妮提娅也回到家乡了。妮提娅貌若天仙，就要和一位出身印度名门的小伙子结婚了。小伙子也是留过洋的。是在华盛顿还是在……？都不是，是加利福尼亚的硅谷。

“硅片子，片硅子，硅龟子，”妮提娅 12 岁的小弟弟西努在不断地哼着。他偏要惹妮提娅生气，要把她从发呆中惊醒；而妮提娅呢，快要成新娘子的人了，还懒洋洋地坐在秋千上，整日价荡来荡去，荡来荡去。别人忙忙碌碌的，她全然不顾，专门为她举行拍拍达宴，她也无动于衷，就好像麦田里的守望者，她不停地荡着，实际上她在等一个人——她的表姐雅帕娜。

这个雅帕娜·高丽，唉，真是的，雅帕娜·高丽什么时候会来呀？她怎么会这个时候了还不来！妮提娅不时地把她那满头卷发一甩，抬起漂亮的小脑袋，朝门口张望。

玛丽妮大老远地从美国回到库其普拉姆——一个乡间小镇，呆在拉科希米雅玛的家里，她可真不习惯。可没有她在那边舒服。在哪儿？是华盛顿还是辛辛那提？这算什么地名啊！拉科希米雅玛不断地嘟囔着：“洋地方就是有洋味儿！”不过，只要不是迪拜就行，这才是最要紧的。这些库其普拉姆的乡巴佬儿一提起迪拜就要捏鼻子：“多丢人现眼哪，名门公子也要清茅坑，天哪！家财万贯的要那么多干吗！天哪！”玛丽妮一家人觉得这里的厕所真别扭，他们得

和乡巴佬儿一样，蹲在那儿，然后还得一桶一桶地往里冲水，就这，拉科希米雅玛还夸耀说她的茅厕有多现代呢。一想到要受这份儿罪，妮提娅眉头就拧成了疙瘩，别的事儿她还能将就着，这事儿可不行。反正，只要婚礼一完，她就打点行装，到北部文明城市去，听说那儿有抽水马桶。这会儿，雅帕娜哪儿去了，她早点到这儿该有多好……

玛丽妮压低了腔调又不无自豪地说：“妮提娅不吭不哈地就成了这门儿亲事，这可让我和她爸省了心了。库马这孩子也真讨人喜欢，在一个滑雪场他们就那么见了一面，嘿，你猜怎么着，当她跟我提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板上钉钉了。她也真有福气，他们的星相正好相合，门户又般配。”

这个洋闺女回到这脏兮兮的乡野小镇来给她的独身女儿办婚事，拉科希米雅玛也觉得脸上有光。再也没有比拍拍达宴会更好的事儿能让她风光一回。于是她召来她的一帮老伙计为这个盛大的仪式做准备。每一步都得干得正儿八经的，都得恭恭敬敬的，在礼数上可万万不能马虎。隔壁的葺子拉亚姆拚得一手好面，这要紧位子非她莫属。快嘴塞希就占住白石面板那个位儿，虽说她噉噉说个不停，她的手快得可是没有人能比得上。至于说帕图，不过是面子上磨不开才让她参加的，她是寺庙里执事的老婆，整年里没有几天不是挺着个大肚子，对于做拍拍达，却完全是个新手，什么都得从头儿学起。要不是她忙前忙后地照看她的鼻涕虫儿，她也许早该学会了。她们几个办起事儿来让人放心，要不了多久，上好的拍拍达就会做成了。她们就快要来了。

快到11点钟了。从天刚一放亮，拉库就在那儿忙活。说起拉库，她家里穷得只剩下祖先留下来的望族这个名声。

她10岁的时候，拉科希米雅玛收养了她，转眼间，拉库已经长成21岁的大姑娘了。她对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太太还是唯唯诺诺的，对她那令人捉摸不透的念头敬若神明。这不，老太太吩咐的话音儿还没有落地，她就立刻住了手。“试试成色够不够！”拉科希米雅玛说着也住了手。拉库抓起捶打过的面团，软绵绵，黄澄澄，就像一条滑溜溜的长蛇。她麻利地捏成核桃般大小，在手里揉来揉去，一会儿，就揉成了光溜溜的玻璃弹子一样的面团，金黄金黄的，散发出冲鼻的蓖麻油味，上面星星点点的是灰黑色的茴香末。

“咱们做的可不像你们在饭店吃的北方人做的那种玩意儿，全靠作料，蒜味大得让人受不了。咱做的是纯正的贵族风味，入口即化。要不想吃咱做的，那就到乡巴佬儿的咖啡馆去吧。鬼才知道那些叼着烟卷的家伙在油锅里炸的是啥玩意儿？谁知道他们用的是猪油还是蛇油？”拉科希米雅玛一副不屑的样子。嘴角撇得老长。别的人谁也不敢吱声。

“好像该擀面了，”拉库壮着胆子说。拉库知道自己的身份，她说起话来总是小心翼翼的，像蚊子哼哼一样。说不来她算不算这家里的一口人。反正不管什么事都可以当着她的面说，她就跟墙头差不多，根本就没听，更不要说会听三道四了。实际上，拉库不是这家的人，她也不是孤儿。不过老太太有时候把她当做自己家里人，有时又把她当做孤儿。她有个11岁的弟弟，名叫皮曲。人长得精瘦精瘦的，穿着一尘不染的长袍，腰里束着圣带，常在圣日和半圣日，星期三和星期五来找拉库。每次来的时候，他举着擦得锃光发亮的铜碗，磕磕巴巴地背出破落的婆罗门讨饭时的圣诀——“布哈瓦提，布希克修德希，女士，可否赏食于我！”拉

库眼皮儿都不抬，舀给他一碗热米就把他打发了。那天早上皮曲又来了，西努问拉库：“他真的是你弟弟？”拉库不置可否。

“让我瞧瞧！”拉科希米雅玛抓起一个面团，用食指摁了一下，看到摁的地方很快复原，她露出满意的神色。

“来，帮我一把！干这活儿，我已经不中用了，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要不了多久我就该走完最后一段路了，让四个人抬着，忽忽悠悠地走完我的最后一程。”

拉科希米雅玛用这样的口吻提到为她送葬的事，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一说起她的身后事，谈起她躺在竹床上，让她的粗肩大膀的儿孙们抬着，她就显得有滋有味的，就像别人谈起他们乘坐过一次飞机和轿车那样荣耀。一谈起什么独立前的时候，反正是英国人在这儿的些年头吧，她也是这么高的兴致：那时候英国人也还知书达理，对婆罗门法官——她的丈夫也是恭恭敬敬的；在举行的露天招待会上，连那些戴帽子的英国贵夫人对他也是彬彬有礼，凭的啥，就因为他有马车；要走的时候，他的车夫非等到他的马撒欢儿似的跑起来，他才就那么纵身一跃，就上去了——或许是他故意要那么做，卖弄他的本事吧。后来，他们还买了汽车，在镇上那可是头一辆。寺院的公牛，从来都不让路的，别管是神还是人，可是一听到那嘀嘀的喇叭声，也吓得赶紧躲到路边去了。那时候，他们有多风光啊。而她，地方法官的太太，多露脸啊！想起有那口子的时候，她真感到幸福！可怜的老伙计！大老早地就那么撒下她去了，人家转眼间也就把他给忘了。纵使如此，也轮不到这个毛手毛脚的洋婆娘来对她指手画脚呀。

“雅帕娜到哪里去了？她要是替我照料一会儿，我也能

打个盹儿。这闺女，哪儿去了？喂！拉库，你把草垫子给我铺在谷仓边儿，好不好？可不要让那些长舌帮搅扰我，我得眯一会儿。”

洋闺女玛丽妮走了过来，扑闪着鲜亮的绿色和金色相杂的莎丽。拉科希米雅玛把脸转向布满了橘黄色斑纹儿的墙，好像没听见似的。

“妈！”玛丽妮笑着叫了一声，“请客那天，你看妮提娅穿这个怎么样？”

一点反应也没有。

她真的聋了吗？仔细一听老太太对着墙咕咕哧哧说的话，玛丽妮的嘴都给气歪了。“莎丽倒是好莎丽！可是你那个宝贝女儿知道该怎么个穿法吗？她知道穿着莎丽该怎么个走势吗？看她的莎丽老是从肩膀上滑下来！你看看，整日里穿着裙子，像个吉普赛人，甚至连男孩子的衣服她也敢穿！让可怜的雅帕娜来看看她这副德行，真丢人！”玛丽妮回到了屋里。

“姥姥，我来给你扇扇吧。”一看那群长舌帮来了，妮提娅赶紧从秋千上下来。干什么也比听她们打听这打听那好得多。“离我远点儿！看你那衣衫不整的样子！”话刚一出口，一想起外孙女儿就这么点儿孝心，拉科希米雅玛就有点儿后悔了，“去把那把芭蕉扇拿来，就在那儿——雅帕娜把它插到竹椽子下边儿了。快去快去！”

妮提娅一蹦两跳，就从屋檐下把芭蕉扇给拽了下来，然后，蹲到拉科希米雅玛的身边。“姥姥，雅帕娜什么时候会来呀？我都等不及了。已经过了那么久——都5年了！她还是那么漂亮吗？我还记得她跳舞时，长辫子甩来甩去的。我心里快急死了。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到她家里去。”



“你妈说的没错！快要当新娘子的人了，不能一个人在街上逛来逛去的。不行，起码在库其普拉姆不行。看来，我也打不成盹儿了。”慢慢地，她坐直了瘦骨嶙峋的身子，叹了一口气。“是丑是俊又有什么用呢！可怜的孩子！对她来说，什么都完了。说到舞，你知道我怎么想吗？压根儿就不该从寺庙里传出来。现在，你瞧！好端端的婆罗门的闺女家也像寺庙的妓女一样疯疯癫癫的！”

“姥姥，你也太古板了吧！”

“真是不该，一万个不该。你看那报应……啊，你瞧，她们都来了。我也该起来了。拉库！你在哪儿？咖啡好了没有？石面板弄出来了没有？——妮提娅，乖孙女，你知道怎么做拍拍达吗？”

“哎哟，那可不知道。不过吃我可是会的！”

“今儿个你就瞧吧！不过就是在石板上擀擀面团子，光光的，轻轻的，薄薄的！在石面板上擀准没错儿，拍拍达一点儿都不黏。去把拉库叫来，得有人拉我一把！”

妮提娅走过来拉，但是拉科希米雅玛躲瘟疫似的把她的手甩开。“不行，不行，不行。你别碰我！看你那穿得不三不四的样子，我得给你说多少遍啊。罪过，罪过！”

转眼间拉库就来了。她刚刚给围在玛丽妮身边的几个女人倒了几杯咖啡。玛丽妮坐在秋千板上，正在挑选婚礼莎丽。她们都乐得合不拢嘴儿。

“玛丽妮，你真是太好了。大老远地跑回来，喂？”聋子拉亚姆像往常一样大声地吼着。她朝着妮提娅凑了过来。“哟，这是你的闺女呀！愿神赐福给她！”

妮提娅手里拿着扇子，站在谷仓边儿，显得手足无措，她没有办法躲开聋子拉亚姆粗声大气的祝福。这个老太太

睨视着妮提娅的脸蛋儿，在她的额头前把手指关节捏得咯
啪咯啪响，据说这样可以挡开不怀好意的眼光。她一边这么
做着，嘴里还一直不停地嘟囔着：“愿神赐福给这个孩子！
你看这红扑扑、圆润润的脸蛋儿！愿女神湿婆卡弥^①保佑
她！你看这光油油儿、卷溜溜儿的头发！”

玛丽妮高兴得合不拢嘴儿，拉亚姆还在不停地说：“把
你的女儿带回家乡来你想得可真周到。在庫其普拉姆也会
学些规矩，塞希，你说是不是？只是我们这样人家的闺女也
只配得上和我们一样人家的小伙儿——谁知道他们出了国
又会怎么样呢？”拉亚姆也不等别人答话，还在不停地说。

整个一上午尽是奉承和羡慕的话，玛丽妮心里明白，背
后她们才戳脊梁骨呢。不过这些恭维话也给她气鼓鼓的肚
里消了消气。

“你在那边的房子是不是和税务官的大平房一样大？”
塞希一个劲儿地打听外国的房子。她听说外国房子光亮得
照人，掉到厕所的地上的米粒儿拾起来都可以吃。拉亚姆
捡起税务官这个话头儿，又插嘴说开了。

“你们听说了吗？新税务官已经来了。是婆罗门家族
的公子，而且还没有成家呢！你想想，自达维亚特·科汉那
个不敬神的醉鬼以来，天真是翻了个个儿了。”

“别管是不是婆罗门了，反正玛丽妮也用不着这个新税
务官了！”塞希的话刚才被打断，心里有点懊恼，随即又蹦出
一个新问题。“玛丽妮，你的女婿，他在哪儿工作呀？”

① 指湿婆之妻帕瓦提。湿婆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是婆罗门教最崇拜的神，许多相互矛盾的品质集于一身；既是毁灭者，又是创造者；既禁欲修行，又荒淫无度。

“德里旅游公司。他是总经理。”她一边回答，一边摇晃着头，生怕显要的身份在话里给丢了。

“在德里？亚那基的闺女也住在德里。她对我说，冬天那儿冷极了，头发上抹的油都会结冰。”

“在美国要比这冷多了，自来水都会冻住。”玛丽妮可不想让北方的寒冷把她给镇住。

拉科希米雅玛从屋子那边喊了起来：“有些玩意儿怎么就不给冻住呢？看这天热的，这才不过是10月^①！拉库，把桌上的扇子给拿一边去，别让它把拍拍达给吹走了。我们干脆都站在这儿呱嗒呱嗒耍贫嘴吧，反正这一天转眼就要到头了。”

这帮娘儿们听出她话里有话，就地上围成个圈子坐了下来，有的盘着腿坐着，那些已经发了福的，就把一只腿伸开，莎丽扯到大腿上边。她们开始把面团擀成薄薄的圆片儿，就像黄澄澄的月亮。

看到妮提娅也凑了过来，盘起腿坐着，她们有些惊讶。玛丽妮解释说：“她在美国跟一个宗教师学过瑜伽功。”

妮提娅坐在那儿闲着没事儿，就在拍拍达上洒的面粉上画起图案来，一会儿一条身影罩到她的身上。

“雅帕娜，你可来了！”妮提娅跳起来，抖落的面粉撒得那帮女人们满头都是。她们只顾着说闲话，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门口站着个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姑娘。看到妮提娅朝那边跑去，她们说了半截的话又咽了回去，大眼瞪小眼互相望着，然后颇有意味地叹口气。

“哦！”聋子拉亚姆头一个打破了沉闷，来回挥动着擀面

① 泰米尔历中的10月大约在公历1月、2月间。

杖，一连串的吉祥话都向妮提娅甩了过去，同时她意味深长的目光扫来扫去，惟恐别人不明白她的意思：“愿神保佑这个孩子躲开邪恶的目光！愿女神保佑她的丈夫，愿女神赐他以长寿！愿她保佑他们多子多孙……”

“够了，够了！”拉科希米雅玛硬邦邦的插话打断了她没完没了的祝愿。

在聋女人忘乎所以地乱叫的时候，门口的那个姑娘一直站着，一动不动，沉着而冷静。雅帕娜身穿素雅的手工织就的莎丽，显得比她的表妹略高，只是肤色稍黑。她长长的头发松松地打着一个结，额头上没有涂郁金粉^①，脖子上也没有金项链，这一切都清楚地显示了她的身份——一个寡妇。

“真抱歉，妮提娅，我来晚了！拿着这个，这是给你的。”雅帕娜递给她的表妹一个绿色的香蕉叶裹着的包裹。

“是什么？啊，多漂亮！茉莉花！”

“这是今天早上才弄好的。拿去祭神也用不了这么多。往常我都拿到寺庙里去，不过，今天是送给你的。在美国也有茉莉花吗？”

“有的，不过可没有这样雍容丰满。”妮提娅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表姐，然后，往后稍稍一翘，上下打量着她。“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你辫得这么好。你没有多大变化，真的没有！除了这个之外。”妮提娅不便说出寡妇这个名字，而是用手轻轻地在雅帕娜身上比画了一下。

“我挺好的，只是特别想念一些东西——比如，茉莉花儿。别的都挺好。”

^① 在印度教中，用郁金粉在额头上染成红色印记，用以代表吉祥。